

六月十六日

# 瀟湘漣漪

## 第六號

旅途雜記	宵征	詩三首	滬漢綫上	吳家莊	秋窗小記	芥川龍之介
.....	.....	.....	.....	.....	.....	.....
芳蘭	黃華	雲生	恕子	玫君	敏敏	紹謨

長沙瀟湘漣漪社發行

十一月一日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藥王街

# 天申福綢莊

- ▲秋季服料
- ▲名貴國產
- ▲尺足價廉
- ▲大批湧到
- ▲花名時髦
- ▲歡迎光照

## 銀宮電影院

### 今天日夜開映

聯華公司音樂歌唱特製巨片

黎莉莉韓蘭根貂斑華主演

# 秋扇明燈

秋扇一揮，驚破雪霜雲霧

明燈一照，現出魍魎魑魅

○ 時三場日 時  
 角三二券 價  
 時七場夜 間  
 角四三價

# 瀟湘漣漪

第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 芥川龍之介

紹 謨

一個文學者不獨要有文學的天才，並且要具有藝術家熱烈的情感，哲學家冷靜的頭腦；如日本有名的短篇小說作家芥川龍之介，三者都能兼全，故芥川氏所以能成爲千萬衆所愛讀所崇拜的偉大作家了。

像他那樣青年，更可以利用他的前途，造成他的更偉大；然而，他畢竟突然自殺了，當他滿三十六歲那年。

芥川氏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自殺的，自殺的方法，是服了多量的布罷奈耳催眠藥水，自毀的原因，是用腦過度，神經衰弱，痛苦不堪，所以當他自殺的前幾天，還對朋友們說：「我的神經衰弱不到發狂前我就要死去，死到安靜了！」死前他並什麼沒有異態，從容不迫把死前一切的工作做完，可見芥川氏是把「死」看得極輕淡的，他還寫了一封「致某舊友之手記」，以描寫他自己自殺的心理，這更非平常自殺的人所能做到的；有人說，芥川氏之死與生活困難也不無關係，但他每月收入稿費不少，縱然是經濟上的壓迫，不見得對他一種致命傷。總之，芥川氏自殺了！日本文壇多麼一個重大損失啊！

我第一次讀芥川氏的作品，以「湖南之扇」那篇爲最早，我曾用驚異的眼光接觸芥川氏絕頂的天才，可是，我那時有這樣一個概念，在他充滿諷刺和譏諷的文筆里，他曾極端的諷刺中國人，罵湖南人過的是豬欄的生活，我以爲他是站在民族觀念的立場，用仇視的眼光罵中國的；後來一個朋友告訴我，芥川氏之諷刺，不限獨對於中國便如此，他曾譏諷日本政府更加刻毒哩！

芥川氏係東京帝大文科出身，在學校中時就很努力于短篇小說的創作，其處女作「鼻」——「羅生門」（以上二書，已由周作人先生譯成中文）出版，作風清新，描寫巧緻，爲當時的讀者的稱頌，其後又出版「虱芋粥」等作，爲夏目漱石所激賞，於是他的文名益着；嗣後著作漸多，且不限於短篇小說，以及文學批評，俳句等，也隨興之所至，隨意揮毫，大衆的讀者對他的作品非常愛好，譽爲新技巧法的第一人。

他到中國，是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受了大阪每日新聞社的聘任，遊歷中國共有四個多月的光景，其足跡到者爲上海，南京，九江，漢口，長沙，洛陽，北平，大同，天津等處，回國以後，便把在各地所得的印象，在日報上發表，分爲上海遊記，江南遊記，長江遊記北京日記抄，幾個項目，集成「支那遊記」一書。（「湖南之扇」，就是這時到過長沙後寫成的。）

「支那遊記」，對我國當局非常譏諷，然而，有許多地方，中國人也無法替自己爲國

爭辯的，在芥川的筆下，輕輕的把我國畸形的病態的社會，畫了出來。

芥川氏除愛好文字外，對於書畫古董，頗發生趣味，對於宗教也還篤信，據說他死前，都拿過聖書的。

日本的芥川龍之介是死了！可是中國的芥川龍之介又是什麼人呢？……………

讀「鼻」後，感作。

長沙八角亭

# 瑞豐綢莊

秋令摩登衣料到

齊特殊大廉價任

憑選用包管如意

電話：九九六

# 秋窗小記

敏 敏

(一)

作文的是椿不容易的事，要作到好尤其爲難，吟風弄月，犯無病呻吟的毛病，摘奸發伏，招人怨尤。論國事須多顧慮。寫紅綠怨恨的小說，不過供公子小姐們的消遣，記貧苦生活，又易陷入普羅思想的漩渦。

秋天久已夾着雨絲風片來到人間。有時候，梧葉蕭瑟的夕陽西下，疏星朗列的黃昏，那黃綠色的考爾夫球場裏，却徧有許多英雄武士，綺繞歌伶，和不正着帽子，畫着眉毛的民衆在點綴着。

一生都無愉快舒適的時候，惟偶然回想到西子湖邊之遊，過五柳居，入劉莊，上六和塔，走九溪十八澗，與諸同學引襟競走，浩然長歌，情景如昨，惟自己已頽唐老大，諸同學亦風流云散。雖能引起夢裏的微笑，但微笑中已含有淒涼傷感的成分了！

年來初立家庭，迫于生活，嘗佃樓房居住。樓房四間，前後走廊，窗外有坪台，惟四圍高牆壁立。夏日有驕陽灼人，無風，無花，無草，午夜偶醒，則見涼月露其半面窺人而

已。兒輩以索梨餌之年，長日不見天日，偶帶赴俱樂部一行，便如出疆之馬，見草地野花，搖曳，奔觀拍手，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周天璞先生云：無論為生活窘迫至何等田地，居處與飲食應求舒適：安得草堂三楹，有池水可容魚蝦，有園地可植菜蔬菓樹，野花在籬雞犬道。綠陰滿院，松月為鄰不強似對此巍立之西式建築物乎？

某國貨刊物，囑我撰文，我擬寫一篇例行文字：婦女應積極信用國貨但我以為一國的興亡，不是關鍵于婦女的不施脂粉，你看電影裏面的外國女子，不都是塗脂抹粉，裝飾得異乎尋常嗎？而她們的國家，都很強盛，因為他們只以男子不當兵為亡國的准因，他們不像中國人只躲在不抵抗的戰壕內，把亡國的責任向女人身上推的。

九·廿六。

北正中街 **廣東商店** 內設飲食部

新增一支店開設又一村

採辦新奇各貨 特別廉價歡迎

# 吳家莊

玫君

去安徽舒城縣南鄉一處地方，有條長年流着潺潺不斷的小河，因為離城七里路遠，所以叫做上七里河。渡過上七里河，朝南沿着白楊樹的圩堤走三四里路程，經過許多田野村莊，小橋流水，便利吳家莊，這村莊上人口衆多，地方廣大，物產豐富，風景秀麗，莊上住下一門吳姓，但年代悠久，滄海桑田，自然的分出遠近親疏，貧富懸殊的數十戶人家。靠西北莊上，是吳三爺的住宅。

上七里河爲吳家莊去城來往必經的道路。水勢自上流激湍而下，故河水洶湧，魚類是永遠不能停留，河床係沙石所鋪成，水皆清澈見底。河面寬約四丈餘，水甚淺，故無需要渡船，早經吳家莊架起一座浮橋，祇是橋寬不過一尺，兩旁又無引手攀援的橫欄，致使來往行人，過橋時都不免提心吊膽的，遇見挑着沉重担子的挑夫，牽着牲口的以及推車抬轎的一羣，擠在一齊時，就很麻煩，偶不小心，會連人帶物滑落下去，可就吃苦頭不淺！逢時過節，就有許多小脚女人牽着孩子上城去母家拜節，這時，便要力壯的漢子，灣着腰將她們母子負在肩背上一輪一輪的駝着過去，雖然，她們和孩子還要戰戰兢兢的「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的叫叫喊喊。晴天還好，若遇括風雨雪之日，兩邊河沙灘上的驚沙撲面，橋身震得動天價響，腳濕板滑，心目俱亂，那怕走慣了的胆壯漢子，這時過橋也都要捏一把汗。

因為河的兩岸，全是廣漠的沙灘，又無森林的種植，時代日久，河床被沙愈填愈深，水便愈淺，加以沿河圩堤建築單薄，故逢夏秋雨汛，上流來源洶湧，洪流傾瀉，河不能容，往往地就要造成可怕的水災慘况。每當水災衝破吳家堤圩時，吳家莊便成一片澤國。不知淹沒了許多廬舍，田禾，人口，牲畜，破壞多少人家的幸福，流乾多少人間的眼淚，一切的災害都不能恐怖吳家莊上每個人的心，祇有對於水災，却深刻的印在他們每個人的心中腦際。

尤其在吳三爺的腦海中，永遠刻劃着一幅淒慘可怕的畫圖。

吳三爺的住家，是在靠西邊一處地方。八間大小瓦艸合併的房屋，百畝良田，自耕自種，顧下幾個長短傭工，一條黃水牛，幾隻肥豬，大羣雞鴨，倉裏總堆滿新稻舊穀，大麥和黃豆，每間屋子裡都黑在在堆着沒有一點空間。

大門口有叢叢密密的大棵梧桐及榆錢樹，春天長滿了綠色的樹葉，蒸發出一種葉綠素的香味，靠右邊有一個果木園，春天開遍紅白鮮艷奪目的花朵，結實時候，結着大大小小的紅綠的果子，煞是有趣。吳三爺最愛在清早或黃昏時分，一個人徘徊在園中，悠然的欣賞

# 吳家莊

玫君

去安徽舒城縣南鄉一處地方，有條長年流着潺潺不斷的小河，因為離城七里路遠，所以叫做上七里河。渡過上七里河，朝南沿着白楊樹的圩堤走三四里路程，經過許多田野村莊，小橋流水，便利吳家莊，這村莊上人口衆多，地方廣大，物產豐富，風景秀麗，莊上住下一門吳姓，但年代悠久，滄海桑田，自然的分出遠近親疏，貧富懸殊的數十戶人家。靠西北莊上，是吳三爺的住宅。

上七里河爲吳家莊去城來往必經的道路。水勢自上流激湍而下，故河水洶湧，魚類是永遠不能停留，河床係沙石所鋪成，水皆清澈見底。河面寬約四丈餘，水甚淺，故無需要渡船，早經吳家莊架起一座浮橋，祇是橋寬不過一尺，兩旁又無引手攀援的橫欄，致使來往行人，過橋時都不免提心吊胆的，遇見挑着沉重担子的挑夫，牽着牲口的以及推車抬轎的一羣，擠在一齊時，就很麻煩，偶不小心，會連人帶物滑落下去，可就吃苦頭不淺！逢時過節，就有許多小脚女人牽着孩子上城去母家拜節，這時，便要力壯的漢子，灣着腰將她們母子負在肩背上一躺一躺的駝着過去，雖然，她們和孩子還要戰戰兢兢的「如臨深淵

這滿園佳景。他從不摘下一個半個未成熟的果實，除非吳三媽在一個時辰，拚命想吃酸溜溜的東西時，他也就毫不顧惜的大把大把摘下來送到她的面前，臉上顯出一種不可言喻的歡喜和期待的情緒。

吳三爺是前清的秀才，知書知禮，爲人又和氣，遇事有果斷，有辦法，所以無形中便爲吳家莊上有名的紳董。他有兩個兒子，也都長得書生模樣，大的叫做本慧，小的叫做本運，（這是依着他們這一部分「本」字取的。）本慧因性情聰敏，人溫和而兼能幹，故很得吳三爺的歡心，所以到十二歲上，他父親就叫他在對河鎮上開起一家小小雜貨店，生意也還興隆。本運因爲生得老成一點，從小就歡喜混在傭工裏面，來回的在田野日光之中，皮膚曬得黑光光的，力氣又結實得如小公牛，吳三爺看得透，便決心將次子學農。這在吳三媽的眼中，總有點不太舒暢，自己確實比較痛愛這第二個兒子，她每次看見這未滿十二歲的孩子就要做着沉重的田野工作，就要埋怨起來；

「你三爺真偏心，一樣生的兩個兒子，還有兩樣看待？」  
誰是兩樣的看待？依着他們倆不同的性格，發展他們自己所愛好的事業，不是最好的教育嗎？」

吳三爺每逢他的女人埋怨他時，他便照一樣的心平氣和回答她  
這幾句他講慣了的道理。

吳三爺生平沒有一切不良的嗜好，祇愛在晴大光日的早晨，一個人或隨同別人去到對河鎮上，照應照應自己家裏開的一盤小雜貨店，看見了熟人，無論如何要打著招呼：

「曉山大爺，一向人好？進店中坐坐，喝一杯清茶。」

對方的那一個，就一定也接着一句：

「吳三爺，你老人好？生意還興隆吧！大家都贊二老爲人和氣又識禮。」

說完了話，一邊就坐進店中，於是店中忙着倒茶拿煙，拿煙時，吳三爺總要將自己店中上等皮絲煙奉客，自己也坐下來陪伴着客人談話，談談城上的新聞，河鎮上物價的高漲或跌落，今年年成之豐收與否，以及吳家莊上大小的事情。

這小小河鎮上，雖祇有一條直街，可是十分鬧熱。有木行，油坊，布莊染坊，豬行，肉店，米行，雜貨店，飯店，茶館。生意最發達的，要算茶館與飯店了。因爲四鄉來往行人，有上城打此經過的，或購買貨物的，多要停下，歇腳的地方，自然不是飯店便是茶館了。尤其茶館每天自清早以至夜，總都擠滿一茶館一茶館的，茶館不單給一般關遊浪子或過路行人的歇腳地與消遣所，也還是許多士大夫階級的紳董們聚合談天商議事情的大衆地方。鄉里大半是缺乏一處公共聚合的場所，所以這裏的茶館無形中便代替了各種各色人們聚合談天商議事件的要地了。凡是要想打聽一件比較真的新聞消息或離奇案情時，也祇有去到茶館中，才可以打聽得格外清楚格外頂真些。

日子一年年的過去，都是很平淡的。

吳三爺的精神和面上的縐紋，也隨着時間的奔馳而刻上蒼老的顏色，行動也不能像往昔一樣的輕便，眼睛也沒有往日那般的靈活而清楚，並且漸漸模糊了。對河鎮上已不能常常過去，祇有關在家中，和吳三媽談談家常，間或去到自己的果園田野散散步，有時高起興來，也看着叫着二老做些接挑接梨的工作。就在這些事情中，打發過去一大堆日子。

關於吳家莊上的多少事情過不得已時還要過問外，微小的得不問的也就不問了。不幸這年夏秋交替時，忽然一連下了十多天的陰雨，河水突然暴漲，上七里河的吳家大橋已被大水淹沒而且衝去，早由別的地方渡來了一隻渡船，來回代替了橋的任務渡着行人。

安靜的吳家莊，頓時起了不安狀態。

吳三爺這時也不能安舒地躲在家中靠椅上，打起老年人的頹唐精神，上得莊去，會同莊上各大紳董商議辦法，討論結果是，一方面要各家派壯丁去守圩，一方面鳴鑼叫全莊上人準備大水來時的預防工作。

三十夜晚，浪潮像千軍萬馬般的直向吳家圩堤衝盪而來，這個時辰，早有大批報信人吳二麻子，吳四缺子等領着一大羣人，點起火把，打起鳴鑼，直着喪子喊叫：

「水已到了圩堤腳下了，力壯的漢子，快些帶着鋤頭釘釘前去救圍呀！全莊的生命財

產都在今夜！」

這一個聲音過去，接着又是爲外一個聲音：

「今晚通夜不要睡呀！點亮了燈火，預備好梯子，包好糧食放在身邊，」

待到這些聲音傳遍了莊上時，整個吳家莊立刻紛亂，驚慌，叫喊，哭鬧，充滿了沉寂的空間。有經驗的人家，早已在整理比較貴重的什物，糧食，大包小包的帶在身邊，全家縮做一團，對着暗淡的燈光，臉上現出死灰的顏色，無聲無響的專等這不幸事的到來！正在這寂靜的時辰，遠近偶爾傳來一聲犬吠或是另外一種清淅的聲音，大家就要馬上驚魂失魄的戰抖不停起來。

或是意境正浸在這些可怕的聲音中時，真的就聽見鑼聲震天價響，接着是人羣的份擾，呼喊，奔逃於是知覺不待意識的辨認，大家像狂人一般的擁出屋門外，有梯子的人家，早已預備好了一張梯子靠在屋門口，沒有梯子的人家，也將桌子加桌子的，凳子上加凳子的務使不了屋頂，就在這樣一個死的前夕，還有那些不識時務的女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邊哭邊訴，捨不得這樣是她娘家陪嫁的皮箱，紅木櫃……正在這鬧不清的哭聲裡，從遠處傳來了一陣一陣浪潮衝激的水聲，最初，在火把光照一下的象是一條白線的東西，漸近，漸近，成了白浪滔滔的一片，不到二個時辰，全村已在水中中央了。

吳三爺在大水還未浸入莊上以前，他還命令他的二老率領家中工人一齊去到圩上救圩

去了，家中祇賸有老夫妻二人，起先他還不料今夜真的就會破圩，所以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待大水浸入吳家莊上時，他才被吳三媽將他推醒，叫他向外跑，自己却在整理物件。吳三爺出門，水已進家了，他連喊帶跑：

「本慧媽媽快些出來，東西全不要拿了！」

待他已沿梯上了屋頂時，還不見吳三媽出來，正要再下來叫喊時，猛然一片土牆倒塌的聲音傳到他的耳鼓，從許多高處火把燈光映照中，他看見自己的臥房的靠外一面土牆已經被大水衝倒，他嚇得將手蒙上眼睛，他已知道不幸中的不幸事已臨到自己的身上了。

全村房屋一半在水中，還有一半屋頂露在外面，房子不堅固的，人未逃得出的，都在那天夜晚連人帶落一齊被大水沖倒而漂流到別處去了。

第二天下午，天氣忽然放晴，水頭也立刻退了一尺，圩上已有人將木頭放在一齊做成木排在水上撐到莊上來去，吳三爺一夜裏的驚恐和傷心煎熬了的面孔，已呈現出難看的臉色，他還按住自己不定的心神逢人就打聽他的二老的下落，但那些回答的人說始終未曾看見，於是吳三爺在各種不安紛亂焦愁，傷心裏，又加上一件心事。

太陽雖然還如往日一般的照到吳家莊上，但這裏已沒有往昔那樣甜靜，幽美，整齊，這裏祇有一片汪洋大水，祇有浸水中的許多屋頂，每個屋頂上全坐滿了一堆堆黑壓壓的大人孩子。在他們發現光明的太陽出現時，他們每個灰色的臉上，現出一種淒慘猙獰的微笑。

。在微笑的後面，接着又是悲痛的哭叫，呻吟。許多好活着的牲畜，漂浮在水面上，他發出一陣陣地不同然與饑餓的叫喚，還有隨着浪頭流動的一些被水衝毀的什物，器皿，死尸，腐物，被水推動着，翻捲着，從這家門口又移到另一家門口，從這家門口又流到更遠的地方。

一共經過了四晝夜，水才完全退去。水雖然退去，但莊上塞滿了尺多深的淤泥，無論屋外屋裏，到處都是腥臭，到處都有倒塌的屋宇，垣牆，樹木，到處都有脹腫四肢，鼓出了眼睛，污泥塞滿了七竅的難看的死人，死物，到處都有重新哭大了喉嚨呼娘喊爺哭兒的淒虛的聲音，各處又重新回復到大水來時的紛亂與不安狀態中。

吳三爺幾日來煎熬的心，無有一刻寧靜，回得殘垣頽瓦的家中，已是萬分淒涼，慢慢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被大水衝倒的牆腳下，突然發現一束頭髮，頓時心中起了一種劇烈的疼痛，待到經過挖掘出來證明這個女尸即是自己多年相伴的老妻吳三媽以後，不免又是一陣心酸，淚簌簌下。呆了半響，說不出一句話來。正在滿目傷心「不堪回首憶當年」的情景中，忽有人來報信說他的二老又不幸被圩堤壓倒淹斃在田裏，同他一路淹斃的一共有三十多人。吳三爺一驚未已，又來一驚，恰巧這母子二人皆遭同樣不幸的命運，直使老人完全像是做夢一樣，接着還連想到他的父母在二十年以前也遭了水災逝世的慘狀，眼前的事實，如同將以前重新搬演一遍，這時，他開始覺悟吳家圩堤有重新修築堅固的必要，他更

悟澈到紳董們除了照應村莊上大小事情以外，是要格外顧到大衆方面的實際生活上去，思想正沉浸在這些希望與計劃的意識中時，像死人咽最後一口氣息般的輕微呼喚傳到他的耳鼓：

「爸爸！兒子回來了。」

從這種聲音裏，將入夢狀態的他抓回到現實，他轉動着眼球朝着聲音處看去，他發覺他的大老本慧像喪家之犬般的呆立在那可憐的之母身旁，於是父子相抱大哭起來。靜寂的晚上，陰森得如在荒場，祇有天空的一痕冷月，滲淡的照着吳家莊上。

### 介紹：

宋紹謨著作

百葉集（四版）

初春

紹謨三年集

二角半

三角

三角半

長沙南陽街開明書店

# 滬漢線上

恕子

——給夢之先生——

火的季節。

火的生活。

現在：我病着一顆焦了的心。

別了家，別了朋友，別了我絢麗底第二故鄉，獨個兒懷着那泡沫樣的希望而遠征呵！  
（揚子江里底大浪在朝我怪吼呢！）

沒瞧見麓山後第五天底二三點五五分，火車便喘喘地給我扔到了這兒，大廈，煙囪，  
巡捕，苦力……這些，叫我猛然悟到自家已回了——家鄉。

多年流浪在外邊，歸來是幾乎變了陌生呢！哦，故居也老了？院前那一大棵扶着我長  
大大的石榴樹，是在頻頻搖頭的太息着。

大家都來看我這從遠處流浪歸來的人，是的，我大了，我高大了，可是，除掉身肢的  
被長了以外，却還帶着一些什麼回來呢！唉！我是一個白癡，白癡！

履行着原來的使命，我去垂頭地考了一次學校，先生！這年代里的唸書，全是胡鬧呵！他們只知道佛郎和馬克，此外，便什麼也不理會了，那怕牠在外面的宣傳是如便地室皇。

我去投考的學校，好像也是近來很風頭的，同時，外邊對牠的空氣也並不怎麼壞，可是，等我到中間去細細地瞧了以後，唉唉，我真不情願白給自家金色的時光，往牠那兒丟棄。

學校，整整地去了三天功夫考過了，總算一張白紙上存在了我一個名字，雖然，「該生體重過輕」的條子，在我眼前閃過了好幾次。

——到底，我是去呢「還是……」  
遲疑着，我心底里作戰。

——忽兒知悉……頃接江小鷄伯伯來信，云已與漢口×××談妥，允許××××××××吾兒考試想早已完畢，倘無極大利益，即××××××轉返漢口……父示。

老早，我對於這神秘的社會就有很大的好奇心，既然得了這般好的機會，便絲毫不留戀地走進中國旅行社。

整個的社會，整個的世界，全是黑暗和卑污的，全是需要着有力的毀滅呵！僅除了年

青人聖潔的心，我相信！

回到漢口，我被陷進了險惡的深淵，我做了資本家的俘虜。

但是，我得掙扎，我得拚命地掙扎，我至死也不甘心做馬克下的被宰割者！  
社會呵！處處在猛力地挫折年青人的心，——可是，我們便忍受着拉倒嗎？哼！至少  
我是不會的。

像流血般地受苦，我用力扔脫了資本家的枷鎖。

現在，我重新地瞧見了太陽，太陽呵！照着我滿身的創傷和血痕！

先生！你能再指示你從前聽話的學生的前路嗎？這里，我委實對於書本已起了絕大的  
懷疑。

秋天了，願西風帶去一個珍重給先生吧！

---

## 介紹刊物：

文友——社址：佘家塘一條巷。

蘿蔓——社址：南正街時代文藝社。

---

# 詩 三 首

雲 生

## 憶與告

記得吧？

在那一個夕陽西下的黃昏，

湖濱之畔沒有遊人，

血衣亭內發出的呻吟，

那是我度着十八歲的生辰，

綠蔭之下現出一個苗條的情影，

是你我知道但我不願向你走近，

也許你曉得我在傷心故意佇立在湖邊凝神，

魚船已掛着歸帆，

幻變的晚霞也淡，

你望着西方微微一聲長嘆，

啊！這多麼夠人消磨的時間，  
我默默地走到你的身邊，  
你瞅着我似乎有些恨怨，  
白相着都沒有話講，  
但可聽到每個人的心臟作響，  
歸來你勸我以後再不要這樣，  
應振作起精神前去才有希望，  
雖短短的話語却給了我深深的印像，  
每次我消極你總是首先反抗，  
在惡病補我吶喊着我不會死，  
因為你希望的我並不是如此，  
我努力我掙扎脫險了病地，  
帶着重創向南一行千里，  
生活而今在灰色裏，  
但我一點也沒有挫氣，  
我說人生只不過是一齣長一點的戲，

長征的孤途躺在我腳底，  
這人間絕不像我們的理想裏，  
瓊子：告慰你請你再不用爲我憂慮，  
因爲我現在已知道怎樣做人，  
怎樣才能將生命的齒輪推向前去！

一九三四年在長沙。

## 走

總有一天我會走，  
我會把行李搬到輪船碼頭，  
在汽笛鳴時我向你招手，  
一封信告訴你我已到了漢口。

一九三五，七，離前。

## 我說我沒有悲哀

冬天，我說我沒有悲哀，  
一個朋友從前方歸來，  
他說克羅頭上帶了彩，

煤爐裏落下一個火塊。

夏天，我說我沒有悲哀，

遠方的消息傳來，

北國的詩人已經不在，

一盅刨冰早已溶解。

一九三五、夏、在長沙。

八角亭

## 日新昌綢莊

你們的衣服問題如果要適於新生活化及價廉物美者請至八角亭日新昌綢莊去因為該莊最近運到國貨千餘種在這秋季舉行大廉價

# 宵 征

黃 華

夜，出診回來，理好了接生箱。疲乏地走入冷寂的夜班房。雪白的燈光下面，留心起草着紀錄。當「12:40 A.M.」錄着的時候，她輕悄地洗了手臉，倒上床去。腦筋內充滿着熱潮，擁抱着無邊淒惻走入了模糊的夢境。

「鈴……」電話機在她耳畔敲打了心扉，驚悸地，心怔到口內來，眼睛壓着萬分倦怠，她撫着自己的心，伸手拿了聽機，輕聲地詢問了。

年年月月如此！助產士的生涯，在一日二十四小時裏！無時一刻不準備着消耗在全人類中！

迅速地預備着，誰個能想到那是正如衝鋒陷陣般的緊急！包車出去了，助手也沒有，她獨自坐了街車，苦力拖着在寂靜的夜之城市，暴風雨中，迅速地跑去。

到了城外的鄉間，雨剛剛止了，經過荒涼的墳野。泥濘的斜坡車子不能上去，她跳下來，帶着陣士一般的勇氣邁進。

「嗒，嗒，嗒，嗒」……羣狗奔了過來。她是不能畏怯的，只好將自己當作一個流浪者

吧！——流浪到人間的天南地北去，流浪到艱苦的環境中去！

「留心一點，這裏滑下去不是好頑的！」狂風裏，苦力吐出了同情的語調。她不禁淒然地回顧了一下。……

——咯，咯，咯——大門內起了應聲。

當她踏進門時，那全家對於產婦的負擔都卸到她的肩上。黃色的煤油燈，搖曳着產婦臉上的陰影。

一面準備着工作，一面又是一大陣老例的宣傳，解釋，——方藥，催生符，斜靠坐，可憐的癡愚的獻訴，固執的腦筋……一概漸漸推翻（？）以後——人續續散去，孤寂地，看護呻吟的產婦。

爲着前一夜，整晚沒有得到安眠，日間，又忙於不可停止的工作。瞌睡從天上倒了下來，她耳內悶着輕雷，強睜着眩昏的眼睛望了望模糊的燈光。窗外狂風暴雨中送過來雜亂的蛙聲，產婦在斷續地呻吟。一陣淒涼襲擊着她神經質的腦袋，慘痛地想着病榻纏綿撫育了她二十餘年的老祖母！枯瘦的面龐，伸着呆澀的手指眼巴巴天天望着她回去。她是她惟一親切的人，她希望她陪伴着一直到生命最後一滴的乾枯。她想到那病成了小孩一般地懷望着她的充滿無窮貪婪的眼睛時，她真願哭倒在她的溫暖慈悲的懷裏！爲了不甘於安逸，爲了要實行進步的生活，爲了慘淡的人間，她毀去了一己的私慾，過去小小的温情，埋

葬在她強酷的理智下面。不惜拍賣自己的青春，而甘於墮入一個艱苦拘束的環境中！少女時代青葱活潑的心，到現在很可以死去！讓牠化成一塊青鐵，一任牠溶煉鎚磨吧！不！心不是更熱了麼？對於自己是冷淡下來，對於人間不是更熱了麼？怯弱的人兒啊！Histeric的症狀，讓自己來醫治吧！收拾起一顆幻想的心，不要儘迷醉在幽雅超逸的文學中呀！生活不是迫着你不容退後麼？用自己純淨的淚珠洗空了渾雜的腦袋，來貯藏人間的「實際」吧！你不是準備着將自己的愛，轉換着人間的憎」麼？

「呱……」人類的重生！她望着他小小的眼睛，悲憫地爲他祝福！

北門外

洋火局

和豐火柴公司

本公司爲提倡國貨 抵制舶來 振興實業 救濟萬餘名貧

民生活起見 特聘超等技師 改良精製

狗牌 三友牌 雙錢牌

各種火柴 廉價推銷 歡迎批發 凡熱

心購用國貨諸君 亟盼惠顧

# 旅途雜寫

芳蘭

母親是那麼慈愛，看見我回家了，喜得說不出話來，只張着兩片嘴笑，然而眼眶內充滿了淚痕，睫毛潤濕濕的，唉！誰能體會到慈母的心情？她永遠是含默，憂慮，一顆心永遠不得安寧。

在一塊兒的得候，便想到愛兒遠別的淒涼，不自覺地會要飲泣；背着人飲泣，表面却分外裝得安詳，愉快。泣呀是多麼摧殘精神身體喲！然而媽媽總在這個裏面過活。遠離膝下的日子多，更是？寤寐思念，常在夜闌人靜時，半意識地叫着我的名字，甚至哭泣而醒，醒後回念夢境又免不了痛哭。媽媽整日浸沉在悲愁裏。

剛一踏進門，母親那樣親切地問茶水，問寒暖，把我在社會裡受的冷氣都驅散了，冷透的心被慈母的熱愛重復溫暖了。

馬上一個感覺：「母親比從前蒼老」同時聯想到母親的飲泣夢寐裡痛哭，朝夕思念，……我的視線由母親的面部移到母親的噙着淚的眼，我茫然了！

的確我是個自私自利的不孝女兒，不顧媽媽，在未得她的允許時，又要長遠別離！

「爲什麼行李都搬回來？」母親問，良心的制裁，我扭捏地久久不能答覆，僅只迸出一個「唔」字。

「你還是走嗎？唉！行李都搬回了！」憂鬱的眼注視一堆箱，籃，被包。

「北方不安寧！」悽然地說。

我垂着頭不敢仰視，一個短時的沉默，終於鼓着勇氣說說「不妨，那裏有很多的人。」

媽媽嘆了一口氣，彷彿覺得我是個不婉順的勸責不聽的逆兒。無言地踱出房來，失望和悲哀籠罩了全身心！

母親指揮老媽子做菜，拿出來的是我愛吃的。擎着碗獨自思量，天地間只有慈母的愛偉大，慈母的愛沒有階級，沒有厚薄，沒有顏色，她可以原諒一切，犧牲一切。

幾年前天涯浪跡的時候，媽不知哭過多少次，眼像桃兒似的紅腫，淚流盡則繼之以血；血淚洒遍了週遭，仍然哭不回流浪人的踪影。一個晴天霹靂的意外消息——誤傳的死耗，媽媽昏絕了，悠悠醒轉後，猛力向地下碰去，愛兒死了，她也要同歸盡。結束這個未來的愁慘晨光。一連幾天不吃不喝，極度的消瘦，衰老，只剩着奄奄的喘息。

夜靜了，大家都安睡。陣陣細微的甜聲浮起來，媽在冷冷清清的午夜又哭了，哭聲混雜着酣聲！

園子內小雞拍拍地展着翅膀，她以為是女兒的魂魄歸來，在黝黑的氛團裏張開兩隻沒有力的手向空中胡亂擁抱斷續地迸出嘶啞的句子：「X兒，你托個夢找！」「好乖乖給……我看看你的影子，」「我……我……只要見你一面，死也冥目，」「兒呵……兒……呵你……你來，來呀！媽同你一路去。」靜穆的空氣裏隱約地充滿了這些淒切的聲音！前塵往事都一幕一幕在展開，幻滅，頭沉重得不可忍受。

飯似乎沒有減少幾棵，媽驚異地望着，覺得食量太小了，而又懷疑到菜上去。「還合口味嗎？這都是你喜歡的。」媽柔聲問。

「……」我只在噪子裏答覆一句她聽不清的話。

媽可憐，清瘦的面厭，正象徵着他的苦悶，我只有咒咀自己任性自私。

閒話家常裏，聽來許多未曾聽見的瑣事：

「王二死了，她的妻子因為設法過活，又再醮了」

「某街街長過生日，派人提着籃，拿着簿挨家寫份子，起馬禮金一元，少一角不收」

「市面太瀟，商店倒閉的很多，這年頭有房子佃不着錢，有田收不到租，還糧納稅却一樣不解，我們家托天之福不短吃不短用，然而孩子！錢的威力實在太大，實在迫人。隔

壁劉家本開個小舖子，平常很可以糊口，近來漲水沒有半點生意，一家三口整天挨餓，大人還餓得，可憐那個一歲多的女孩，沒有奶吃沒有飯吃，成大餓得直哭，誰見了不傷心？這幾天送每天都兩次飯給小的吃，但終不是辦法嗎說着搖了兩下頭，接着嘆上一口長氣，又繼續說下去。

「現在任何人都娶姨太太，有錢的，沒錢的，某某整天遊手好閒，前不久也是挨餓，剛剛找着一點事，眼沒有還清又娶姨太太了，是請的縣長做證婚人，橫豎證婚人自己也是一樣，把髮妻趕走了另外又娶一個有夫之婦，聽說她的丈夫就是他的朋友唉！如今朋友也交不得。某某娶姨太太不久，事情便撤了，現刻正坐在牢內，因為侵吞公款。姨太太呢，又姓了別的，人心真太壞。」

「今年的水特別大，華容倒了好些園子，河西也淹了不少，市上有許多逃荒的災，因些奸商故意高抬米價，這些窮人怎麼吃得起，官也沒用連小小米商都壓不住。」

「街上實行新生活運動，禁止赤膊，警察還在四處打人。這又不知道能繼續幾天？上次清潔運動以後禁止遍地大小便也是打人，罰跪，那幾天到不錯，乾淨得很，現在街頭巷尾還不是臭氣薰一人！」

媽零零碎碎的訴說，我實在不願意聽下去，借着一個機會，掉轉了話頭。然而這些片斷的敘述，確是包含了偌大的社會，政治，經濟……各式各樣的複雜的因素，絲一般紊亂的家國，要如何纔能整理得井井有條！

# 瀟湘漣漪半月刊 第六號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一日出版

主編人

李芳蘭 易夢之 陶致君  
張南燕 黃華

發行人

郭竹筠

印刷者

吟章紙業印刷局  
中山東路  
電話七四二

發行所

瀟湘文藝社  
地址左文襄祠七號

本刊文字未經允許不准轉載

代售處

長沙南正街 商務印書館  
長沙府正街 金城圖書公司

每月二冊 一日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冊五分

預定半年十二冊 五角五分

預定全年二十四冊 一元

外埠郵費另加

郵票代洋九五折收用但一角以內限為

## 本刊投稿簡章

(一) 本刊歡迎外來投稿

(二) 來稿概須繕寫清楚(勿在兩面寫)並將通信地址及投稿者姓名註明稿末。

(三) 編者有刪改來稿之權如不願者請於稿上

仲明。

(四) 來稿一經登載後暫酬本刊。

(五) 來稿概不退還無需附寄郵票。

(六) 來稿請直寄

瀟湘漣漪文藝社編輯部。

# 湖南省銀行通告

一、本行奉令發行之元票計橫式棕色十元綠色五元紫色一元共三種係用民國十七年美國鈔票公司印製之長沙銀行各票由本行加印弧形「此鈔票由湖南省銀行兌現」字樣並蓋章簽字。二、本行呈准發行之角票計橫式紅色伍角直式紫色二角橫式綠色壹角共三種均已簽字蓋章以上各鈔票均係十足現金準備每日（除星期及例假外）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由本行長沙總行無限制兌現並按期公開檢查準備金數目登報公布至所設常德津市洪江衡陽邵陽沅陵益陽東坪零陵各匯兌處均免費匯兌本行各鈔票其兌換現金事務統歸本行長沙總行辦理。三、本行奉令收回之元票為橫式正面墨綠色背面棕色一元一種係湘鄂印刷公司所印現僅有二萬餘元流通在外凡持有此票者可即向本行長沙總行如數照兌現光洋并可由各匯兌處免費匯至長沙以便收回銷燬。四、本行呈准作廢之角票為橫式綠色貳角票一種於十九年七月間被匪劫原未簽字蓋章發行迭經登報並兩次張貼通告聲明作廢復經省政府通令嚴究冒混在案並祈公鑒

商務印書館發行

## 五種大雜誌

本館發行各大雜誌均有悠久而光榮之歷史復業以後已先後復刊五種並刷新內容增闢門類每期提早出版以快讀者先觀現已依照郵局代訂刊物辦法分別領到登記證凡全國各地郵局均可照本館原定價代訂

雜誌名稱	刊別	預定國內	
		全年	半年
東方雜誌	全年一月刊 全年二十四册	三元六角	一元九角
教育雜誌	全年一月刊 全年十二册	一元八角	九角五分
英語週刊	週刊 全年五十册	二元五角	一元三角
兒童世界	全年一月刊 全年二十四册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半
兒童畫報	全年一月刊 全年二十四册	一元六角	八角五分